

來！」

我已經把「自私」這個詞弄混淆了，在是非的區分裏，它不再有一定的位置了。

一人能由弱小而長大，畢竟都會受過關懷與照顧。別忘了天地間有自然之情，它是無需人爲的是非標準來衡量的。在我們的想法裏，忍受痛苦就意味著希望有所獲得，然而自然之情卻是不計較的付出。一首泰戈爾的詩：

「孩子，你是多麼快活！你坐在塵埃中，整個早晨在玩那折斷的小樹枝。

我笑你玩那小小的一細根折斷的樹枝。

我忙著我的計數，一點鐘、一點鐘的加著數目字。

或者，你瞥見我，你想：「這是多麼乏味的——一種遊戲來敗壞了你的早晨！」

孩子！我已忘記了專心致志於棒頭與泥餅的藝術。

我找出昂貴的玩具來，集合著一大批的金和銀。

你找到隨便什麼，你創造你樂意的遊戲。我既浪費我的時間，又浪費我的精力，去找我無法獲得的東西。

在我易碎的獨木舟中，我努力渡越那願望之海，而忘了我也是在玩著遊戲。」

朋友，在你我的沉默中加一點濕潤與暖意，人本來並不複雜的，是嗎？

× × × × ×

屬於情感兩端的「灰色」與「希望」，時常交行於我們的心頭。

看！山朗潤起來了，草青起來，春天，一年中的，一生中的。春耕夏耘秋穫冬藏，捨去掉那些未來不可測度的、摺疊起沒有完結的願望，春天的播種畢竟給人們帶來了工作與辛勞，工作的本身已經充實了春天。

...There's a wonderful land, for the hopeful hearts, for the willing hands...

四月十四

朋友，你做過夢嗎？我相信你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。的確，或多或少，或美夢或惡夢，一個人總會有經驗的，誠如古人所說：「日有所思，則夜有所夢。」不過這屬於心理學上的問題，如果你問一個心理學家，他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夢的來由、理論以及一些深奧難懂的事實。我不是心理學家，對這一方面幾乎未曾涉獵，所以只能信口談談自己的一些感觸罷了。

我們知道，在物理及化學上，有很多名詞均有廣義與狹義的定義。狹義的通常指習見的事例，而廣義的定義則指在某方面具有共同性質的一類事物，也就是指較普通性的一羣。例如氧化還原在狹義的範圍內只指與氧有關的化學作用；但後來發現有很多類似的反應，但與氧無涉，因為便有「氧化為失去電子，還原為獲得電子」的廣義定義。本著這為原則，我們可以把夢由心理學上狹義定義，推展為較廣的意義，此即一般哲學家對夢的見解在此我得補充一點，因為我不是哲學家，對哲學沒有研究，所以對以下的說法只得姑且妄言之妄聽之」了。

從前莊子曾因夜夢蝴蝶繞己而飛，醒來後，竟懷疑自己是否蝴蝶的化身，因而作了一篇有名的文章，這是後世研究莊子哲學者所樂於引論的。我們如果仔細想想，把夢境中的情節與所謂「現實」比較一下，當會發覺，通常所謂「現實」只不過像夢境一般罷了。明乎此，對莊子的蝴蝶夢也就不覺為奇了。

我們常會聽到某些人嘆息道：「人生如夢」

，有時自己也會深深有這種感覺。不是嗎？日子一天過了又一天，儘管有人高嚷著把握自己，充實自己；可是把握、充實的大半天，還不是一樣的虛無、渺茫，這不是和夢一樣嗎？我們就根本上檢討起，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？原因該在於我們的理想太高；而實質上，理想就是一種夢幻呀！

人們常用種種夢幻（即理想），來鼓舞自己、激勵自己。我們看，校園裏常有一些女中的學生徜徉於草地上，為什麼？作大學夢；圖書館常有高中生在裏面死硬啃，為什麼？還不是為了大學夢。一般說來，小學生夢想進中學，而中學生則作各種大學夢，這些都是人情之常。不過一旦希望破碎，夢過境遷，則各種不堪設想的後果往往接踵而來。看！常有大學生因不合理想而墮落；有些青年追求人生不得解決而自殺；而大哲學家們往往在心裏痛苦的衝撞下提出他們的主張。這一切，歸根究底還不是只為了一個夢幻似的理想。

所以一個理想意高的人，愈會有人生如夢的感覺，一旦他突破這個夢境，則成就隨著而來，世界的進步，人類文明的拓展也於是乎在。但是，如果奮力而無法掙脫夢境的範疇時，則會有「希望愈大，失望愈大」的結果，多少哲學家以自殺的悲劇結局，其原因也在此。

朋友，你會覺得人生如夢嗎？如果不會，那你將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；如果會，那何妨把太高的理想擱置一下，然後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向前，那麼夢境終會被走完的，何必好高騖遠？

夢

貧道